

与时光对话的色谱

——读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

时春香

窗台上散落着儿子小勇的蜡笔，朱红与藤黄交融的痕迹还粘在玻璃上，那是他昨晚临摹故宫晚霞时留下的。我擦拭着这些稚嫩的色块，突然意识到：这个在平板电脑上能识别千种颜色的“Z世代”孩子，或许从未真正触碰过中国传统色彩的肌理。

陈彦青教授的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（山东美术出版社2024年6月版），恰似一盒穿越时空的颜料，让我在育儿与创作的缝隙中，重新找回了色彩的温度与重量。

这部著作以十二个维度解构中国色彩，从伦理秩序到国运兴衰，从节庆仪轨到诗意图象，搭建起一座贯通哲学、美学与生活智慧的色彩博物馆。作者陈彦青以符号学为手术刀，剖开青赤黄白黑的表层色相，显露出背后交错的文明经络：五色体系不仅是视觉分类，更是古人认知宇宙的坐标网格；消失的“流黄”色里藏着天地交泰的哲学密码；二十四节气色彩不仅对应物候变迁，更构建着天人合一的生存节律。当这些色彩从故纸堆

中苏醒，我看到的不是博物馆橱窗里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文化基因链。

某个陪孩子做扎染的午后，书中的“草木染”章节突然击中了我。小勇将白布捆扎成团浸入板蓝根汁液时，陈彦青笔下“青出于蓝”的古老智慧变得具体可感——那些在《诗经》中被吟唱的“青青子衿”，原来需要经历数十次浸染、氧化与沉淀才能成型。

当孩子举着深浅不一的蓝布惊呼“妈妈，颜色会自己生长”时，我突然理解了书中“色彩是时间的结晶”这句话。这种认知颠覆了现代人对色彩的速度态度，颜料管里挤出的普鲁士蓝永远替代不了草木在时光中酝酿的层次。

作为母亲，书中“伦理色彩”的篇章让我重新审视日常中的色彩教育。小勇曾指着绘本里的帝王画像问：“为什么皇帝的衣服都是黄色？”彼时我仅以“古代规矩”敷衍作答。

直到读到陈彦青对“正色与间色”的剖析才恍然：原来“黄袍”不仅是权力符号，更承载着“中央土德”的宇宙

观；而“紫绶金章”中的间色进阶史，竟暗合着中国社会流动的独特逻辑。如今再带孩子参观博物馆，展柜里的织物残片不再是单调的色块，而成为讲述文明故事的绘本——那些褪色的朱红官服上，分明织着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。

在自由接案的设计工作中，我常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撕裂。

甲方总要求“中国风”，却又迷恋莫兰迪色系的高级灰。

本书“中国色彩与当下现实”的章节，为这种困境提供了破局思路。

当我把“敦煌色卡”中的石青与桃红融入现代家居设计时，突然意识到：

传统色彩从不是固化的标签，而是可被当代语境重新编译的文化算法。就像小勇用编程软件将《千里江山图》解构成像素色块，又在电子屏上重组出赛博山水——这种解构与重构，恰是陈彦青所说的“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”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书中对“消失的色彩”的考古式打捞。

陪孩子看动画电影时，他总抱怨“古代人的世

界为什么都是灰蒙蒙的”。而《故色中华》用数百幅复原色谱证明：我们的祖先曾生活在何等绚烂的视觉宇宙中——唐代壁画上的“青碧”取自孔雀石与青金石的交响，宋代瓷器里的“天青”需等待烟雨时节的窑变奇迹。这些色彩记忆的断层，不仅是审美的损失，更是文化基因的缺失。如今我会特意带小勇观察晨昏天际线的色彩变幻，告诉他：“你看，这种蓝紫渐变，就是古人说的‘暮山紫’。”

暮色渐浓，窗台上的蜡笔印痕在夕阳中泛起柔光。小勇跑过来指着天际问我：“妈妈，这是不是书里说的‘暮山紫’？”我望着那片被都市霓虹稀释的晚霞，突然觉得，陈彦青教授笔下的传统色彩，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每个中国孩子与生俱来的视觉母语。只要我们还能在水泥森林里辨认出“天水碧”的晨光，在电子屏幕中守护着“海天霞”的浪漫，那些古老的色谱便永远是我们与文明对话的密钥。



陆游的夏始春余

张宏宇

言，立夏并非宫廷礼乐的展示平台，而是他与时间私密对话的心灵净土。

陆游的立夏诗篇，总弥漫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交织。他既为“泥新巢燕闹，花尽蜜蜂稀”的春逝而怅然，又为“夹路桑麻行不尽，始知身是太平人”的夏至豪情所振奋。这种矛盾，正是南宋文人集体焦虑的缩影。他们虽已适应偏安一隅的新常态，但心中那份对中原故土的深切怀念，却难以割舍。陆游在诗中反复吟咏“春尽”“春归”，表面上是对季节变换的描绘，实则是对那个再也无法回归的北宋盛世的哀悼。他的节气感悟，超越了气候学的范畴，成为历史记忆的感性抒发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陆游立夏诗中的饮食描绘。“日斜汤沐罢，熟练

试单衣”“翦韭腌芥粟作浆，新炊麦饭满村香”，这些诗句细腻地记录了一个文人应对炎炎夏日的智慧与从容。

这些生活琐屑，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抵抗。当朝廷在临安举行盛大的立夏庆典时，被权力边缘化的陆游，正以一碗青梗饭、一件单衣、一壶酒，在个人的世界里，坚守着文人的尊严与风骨。饮食起居，在此刻，成为一种不合作的政治宣言，节气民俗，则化作了精神坚守的载体。

当我们再次品读陆游立夏诗时，会发现其中隐藏着深邃的文化。“箨龙已过头番笋，木笔犹开第一花”，物候的观察，既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，也是对政治时局的疏离。节气诗，在南宋，成为一种安全的表达方式，文人得以借歌颂自

然之名，抒发内心的政治抑郁。陆游的立夏抵抗，最终指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当外在功业无望时，人如何保持内心的完整？他的答案是退守节气，在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中寻找那份不变的确定性。

春去夏来，年复一年，这种可预测的变化，成为动荡时局中的精神支柱。通过年复一年的立夏书写，陆游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节气民俗，更完成了一部个人对抗历史暴政的心灵史诗。今天，当我们重读陆游的立夏诗作时，依然能感受到文字背后那个倔强不屈的灵魂。他不愿随波逐流，不愿遗忘初心，即便只能在节气的更迭中寻找微小的慰藉。

陆游的抵抗或许未能成功，但他留下的节气诗篇，却让后世见证了这种高贵的失败：即便整个世界都在向前狂奔，也有权利在某个立夏的午后，停下脚步，写一首无关紧要的诗，以诗之名，铭记那份永恒的坚守与不屈。

短视频走向文学经典

许民彤

越少，文学阅读确实面临着内容与时俱进、传播方式更新、如何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等诸多新课题。

对于这种短视频流行和文学阅读的关系，麦家是怎样认为的呢？麦家说“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质疑，科技的发达、阅读方式的多样化，会对文学作品造成一种消解或破坏。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”，“我的很多读者就是因为看了视频博主对电影《风声》《解密》《刀尖》的推广，觉得意犹未尽，然后去看我的原著”，这是一种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，而且，现在很多博主讲书、解说影视作品，本身就是对经典名著的一种普及。

推荐算法为读者提供了便捷的手段去寻找好书。基于这些推荐，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、黑塞的《悉达多》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经典文学作品均取得了过千万的销量……

麦家说到自己的作品被广大读者喜欢的情况，“我自己也深受其益。我从来没想到过，我的一本新书一年就可以卖一两百万册，但是

《人生海海》做到了”，这部书被不同的读书博主反复推荐，产生了一种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效果。麦家这段视频在抖音发布后，不少读者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阅读经历：“我是从董宇辉直播间过来的，算法推荐得很好”“我就是看了《风声》才种草了您的书”“希望大数据多给我推荐麦家老师的作品”。

近年来，在短视频算法推荐助力下，越来越多的经典图书、冷门佳作重新翻红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以抖音平台为例，因读者对《我与地坛》的一段书评，“子弹文学”爆火，网友用1.5亿次短视频播放“品读”史铁生的文笔。40年前的老书《画魂》，在读书创作者发布4条解读视频后被抢购一空，连续加印了5次。抖音数据显示，2024年该平台全年图书销量超7.3亿单，购买图书的用户数量同比增长超130%，已成为全国图书销售的重要增量市场……

现在，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、出版人、读书博主等驻足文化生活类短视频平台，加入到介绍、宣传

和推广文学图书的行列中来。

短视频流行的到来，的确使我们的时间信息选择、文化娱乐选择、精神生活选择还有文学阅读选择，呈现出多样化、便捷化的特点。尤其是，短视频解说带动名著阅读，算法把文学推给大众的这种传播形式，正是反映了文学、作家、作品、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复杂的变化。

文学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，最根本的目的是塑造美善人性，让人更像一个真正的人、真实的人和可爱的人，培养我们的悲悯情怀，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，提升审美境界，对我们的生命和心灵，发挥感染、教化的作用。这是文学阅读、经典阅读的本质精神。这也正是文学阅读、经典阅读的力量，在我们的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、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体现。这种文学的力量，经典的力量，应借助短视频的“迅速扩大化”的传播，对社会、对生活，对我们个体生命、我们的精神和灵魂，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……



青年作家刘同全新随笔，三十则人生故事，坦陈所有，有跌落时刻，也有自救办法，自风暴起，至平静止。

《等一切风平浪静》(刘同著，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版)

清理自身的藤壶

风平浪静的海上，海员捞上来一只海龟。

海龟的背上布满了一种寄生动物——藤壶。

这种寄生甲壳类动物一旦依附在宿主身上，便会迅速繁殖，一平方米可以有一千个以上的藤壶。

很多船只的船底一旦被藤壶侵占，油耗会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，前行速度也大幅下降。

被藤壶寄生的海龟，行动日渐缓慢，难以追捕食物，难与同类竞争，会在游往大海深处的过程中慢慢死亡。

海员帮海龟把寄生的藤壶一个一个撬开，再将清理干净的海龟放回海里，让它重获新生。

我很喜欢看这样的纪录片。

我突然很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看治愈类的视频了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在污浊中偷喘了一口清新空气。

某天，我突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——海龟被藤壶寄生了，能遇见海员帮忙清理，如果我被藤壶寄生了，谁能帮我清理呢？

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，但就和海龟一样，自己怎么可能看得到呢？

于是我很认真地开始思考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是不是也布满了藤壶？

那些藤壶又有多少？是怎样的类型？如果真的有，那它们是从何时开始寄居在我身体里的呢？

想起二十出头时，一头扎进社会，埋头就冲，不管不顾，跑起来都带着风。

可为何这些年，自己开始步履缓慢了呢？是胆小了，还是稳重了？

明明什么事都还没做，光是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流程，就好像消耗了大半的精力。

有人说随着年纪的增大，身体不行了，心累是正常的。可那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思维敏捷，谈笑风生，除了身份证上的年纪变了，其他地方都与年轻时没有两样。

恐怕年纪并不是让我们变得沉重的原因，心境才是。

心境究竟是什么？

若打开心壳，有些人的心上干干净净，毫无挂碍。但有些人的心上满布藤壶，有些上面写着“工作不够体面”，有些写着“别人过得都比我幸福”，有些写着“原生家庭令人痛苦”，有些写着“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”……这些藤壶个头不一，数量不同，积压在不同人的心上，成了每日的负担。

小时候，一口气可以从起跑线冲到终点，而现在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。一边与浪搏斗，一边奋力将头伸出水面迅速换一口气，忍不住想，干脆直接沉入海底。

情绪低落，精神萎靡，佯装的精气神在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已泄气。越对抗，越疲惫。越尽力，越虚无。

我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，堆积如山，早已分不清哪些是年岁给我带来的珍宝，哪些又是环境给我制造的垃圾。

当我短暂停息，决定鼓起勇气再出去淋一遭大雨时，突然有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对我说：“别着急，不如一切风平浪静。”

我猛然回过头，看见自己，他正笑眯眯。

过于在意外界，被外界时刻拨弄情绪的日子里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自己。

他接着说：“趁着大风大雨，坐下来清理掉身上寄生的那些藤壶吧，等一切风平浪静，再出发也来得及。”

于是我写下了这些文字，给同一屋檐下的你。

我们就如同背上布满了藤壶的海龟，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清理。

最后一页，我和读者们做了一个约定，希望你一页一页翻阅过去，自然会理解这份约定的意义。

本是悠悠心静者，却因纷扰失守神。

清风悄悄慰行人，岁月从不负虔心。

山川远处传清音，雨打梧桐声独吟。

心静如湖澄清水，迷茫时需心自安。

等一切风平浪静，静坐山间听松风。

心安处，一切皆安。

(选自《等一切风平浪静》)

在《余华文学课》里打捞自己的倒影

晓夏

在《与辉同行》直播间，被余华老师一句话种草——年轻人一定要相信前面还有运气。当我翻开新购的《余华文学课》时，方知这本书是余华老师浓缩了几十年阅读写作心得的赤诚之作，畅谈创作渊源以及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。跟着余华老师抽丝剥茧读文学，从作家生平、作品风格到写作手法、细节处理，读出经典作品每一个细节里的美妙。

书中最动人的，是余华与卡夫卡隔空碰杯的瞬间。他讲《审判》里约瑟夫·K被捕时的荒诞，就像自己当牙医时看着诊所窗外飘过的风筝，那些悬在半空的丝线，牵着每个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普通人。

这种共鸣不是比较文学的论文，而是创作者灵魂的前世与今生的相认。当他说“卡夫卡教会我如何把恐惧写成羽毛”，读者分明看见了文学史上两位失眠者，在月光下交换着安眠的秘方。

剖析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时，二郎神奉着哮天犬的牧羊人姿态，孙悟空金箍棒划出的犁铧轨迹，那些腾云驾雾的法术较量，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，却露出土地里生长出的生存智慧。这种解读不同于学术考据，更像一位历经世事的老者，感叹阶层差异的无奈。

余华谈到鲁迅的笔法，他说《孔乙己》里排出九文钱的“排字”，是咸亨酒店柜台上的青铜算盘突然迸发的清响，震得满堂哄笑都成了陪葬的纸钱。这种文字的显微镜功夫，让每个标点都成了解剖人性的柳叶刀。

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。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，也直言“读不懂就放弃”，将阅读比喻成进食，倡导“先原味品尝，后消化吸收”的精读法。他曾幽默地说过，自己的写作是“把悲伤留给读者”，也自嘲

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。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，也直言“读不懂就放弃”，将阅读比喻成进食，倡导“先原味品尝，后消化吸收”的精读法。他曾幽默地说过，自己的写作是“把悲伤留给读者”，也自嘲

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。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，也直言“读不懂就放弃”，将阅读比喻成进食，倡导“先原味品尝，后消化吸收”的精读法。他曾幽默地说过，自己的写作是“把悲伤留给读者”，也自嘲